



多样化养老备受鼓励，日间托老所便是其一。早在6年前，济南便投入200万元扶持19家托老所，推广社区养老。然而，记者近日探访发现，公开地址可查的济南13家托老所中，仅剩1家还在坚持，其余均已关门或用作他途。与之命运相似的，还有上百家“星光老年之家”。如何避免类似的养老机构陷入“创建一关门一再建”的怪圈，值得深思。

▲在济南市历城区小辛社区裕辛苑托老站，几位老人正在休息室里看电视。这是济南硕果仅存的社区托老所之一。本报记者 张亚楠 摄

13家社区托老所仅剩一家苦撑 缺资金扶持，服务不被认可，这一政府力推的养老模式走进死胡同

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隋冰茹 曹红红

相关链接

济南2015年实现 日间照料全覆盖

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李云山介绍，依据省民政厅下达的任务，今年济南市正在准备建设166处日间照料中心。到2015年，日间照料服务将覆盖济南市全部600多个社区。根据省政府出台的意见，省级财政对城市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按照一、二、三类建筑面积分别资助25万元、20万元、15万元。

如何避免日间照料中心不重蹈托老所的覆辙？李云山说，除了建立时的补贴，政府正在考虑给日间照料中心提供持续的运营补贴。他认为，相比几年前，老人收入有所提升，观念也有所进步，日间照料中心应该更容易被接受。本报记者 张亚楠

我省十大孝星 多是中老年人

本报济南10月13日讯（记者 张榕博 通讯员 潘思兴）10月13日是重阳节，我省评出了全省敬老、助老的十大孝星。

十大孝星分别是：19年如一日照顾社区孤寡老人的张佩华；20多年先后照料父母、公婆、二叔公、三叔公6位老人的谢绍爱；照顾瘫痪母亲、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、年迈的婆婆并牵挂痴呆哥哥的刘淑清；长年照料患病父母、悉心照顾年迈爷爷的好医生刘玉堂；19年照料双目失明老公公的云玉华；带着90岁姥姥去教课的乡村女教师王荣；花巨资建设老年公寓的张光梁；视老人为亲人的东营市九九阳光乐园园长孙淑华；倾力打造省一级老年公寓、每年为政府代养五保老人贴补资金60多万元的温永明；尽心赡养母亲和爱人的奶奶，每个春节回老家给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200元的林承轩。

省老龄办有关负责人介绍，上述10位获奖人员中，一半以上是中老年人。相比之下，涌现出敬老、助老精神的年轻人则较少。

省城首家托老所已变身文化站

10月8日，省城西城根街边，一栋二层小楼房门紧锁，楼前挂着的“临湖托老所”招牌尚新。附近的老人说，这个托老所只办了十来天，几年前就关门了。

与其相似的，还有位于大观园街道的纬一路社区居委会托老所，牌子还在，但早已停办。此外，曾于2009年被媒体报道有20多位老人入住的历下区燕山社区托老所已经消失；舜

雅社区七彩阳光托老所也已停办两年了；泉城路12-1号地址已经不见，在此地址上的济南托老所不知所踪……

2006年成立的济南首家社区托老所——趵突泉街道夕阳红暖心托老所如今变成了文化站。一名曾在夕阳红暖心托老所住过的老人说，起初托老所由街道管理，伙食不错，后来承包给了私人，午饭都不管饱。

报名老人连一桌麻将都凑不齐

临湖社区居委会主任邢燕亭说，托老站2007年开张，由政府投资，街道提供场地，每月收费600元。但开办后仅有三名老人入住，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关门了。

纬一路社区托老站2008年

开建，也运行了不到半年。“一开始来报名的也就三四个人，一桌麻将都凑不齐。”居委会主任李玲说。

槐荫区营市街道的顺意老年公寓曾与社区居委会合作，

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获悉，2007年，济南市鼓励社区建托老所，按每张床位2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。市区共建成19处日间托老所和一家日间照料中心。10月9日，市民政局有关处室未向记者提供19家托老所的名单，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找到其中13家进行探访发现，仅有历城区小辛社区裕辛苑托老站仍在坚持。

改造一部分床位做日托。负责人赵丽说，日托一天25元，提供午饭、看护等。“刚开始每天来两三个，后来也不来了。办了两三年，没怎么盈利，就把床位让给全托的老人了。”

花600元打牌吃饭，老人觉得太奢侈

“实践证明，效果确实一般。”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李云山坦言，托老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他认为，首先是观念问题，日托在济南还是新鲜事物，老人不

肯在这上面花钱。

“来玩玩行，拿钱就不行了。”纬一路社区居委会主任李玲说，即使是一个月几百元，很多老人也觉得不值。

临湖社区居委会主任邢燕

亭对此也深有感触。因为政府投资有限，社区也没有能力补贴，临湖托老站开张时每月收费600元。对很多老人来说，花600元钱来打麻将、看看电视、吃顿饭还是太奢侈，他们宁可给儿女省点钱。

探因 服务太单一 就是打个牌吃顿饭

除了观念和收费门槛，很多托老站条件简陋，难以吸引老年人。

“只是让老人聚一块儿打打牌、看看电视，老人一开始可能愿意去玩，时间长了也就觉得没趣了，何况还得从钱包里掏钱。”乐龄万家养老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张振伟说，此外，社区工作人员是否专业也是问题，如果没有专业护理人员，失能老人很难得到足够照顾。

绿园社区顺意老年公寓负责人赵丽发现，老人不认可托老站，“稍微能自理、自己能做饭的就不愿来。而自理能力不好、腿脚不便的儿女接送又是个麻烦事，不如全托方便。”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特例 唯一存活托老所 社区补贴，月收费60元

10月9日11点，在济南历城区裕辛苑托老站，7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围坐一起聊天、看电视。

托老站站长王脉金说，托老站对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收费60元，70岁以下的收90元。现在托老站里有近30位老人，都是小辛社区居民。

裕辛苑托老站所在的小辛社区居委会书记姬长玲说，托老站由社区补贴，每个月饮食投入约3000元，护工工资、水电气暖等也都由社区承担。

虽然通过沿街门头房和工业园区厂房出租，小辛社区收入有保障，但姬长玲仍然感觉托老站的运行有压力。“社会团体对我们有少量捐赠，但托老站主要靠社区补贴。这样下去很难做长远。”

本报记者 张亚楠